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八十二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七十

儒林下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黎景熙

冀儁 趙文深 辛彦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冲　王孝籍

沈重字子厚吴興武康人也性聰悟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逺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及左氏春秋梁武帝欲髙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後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蕭詧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武帝以重經明行脩乃遣

宣納上士栁裘致書禮聘又敕襄州總管衛公直敦喻
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至於京師詔令討論
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
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
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語建德
末表請還梁武帝優詔不許重固請乃許爲遣小司門
上士楊汪送之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

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河西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

討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
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
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絶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
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
尋覓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
晉間習天文及算歷之術後爲人所告囚送河東屬東
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便得逃
隱周文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

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爲府參軍事令在館授教子孫周文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墮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紐于氏天平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

常名問焉後以疾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倉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經異同三卷子義綱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虯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時西朝既

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礩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覩奥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説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

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
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
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龔行天罰乎帝又
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
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
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
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
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畧爲優帝大悅賜帛三百匹

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鐶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既學為儒宗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黒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世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

大展州將初臨輙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展上自言
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
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展而去冀州人為之語
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展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
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
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
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
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讙判之曰七十

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訴非理記安
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
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
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
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
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
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

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
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名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
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
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
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竝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
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遜爲直主簿
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
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教方其二省造作其

三明選舉其四重戰伐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

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陜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

辭理竝可觀初周又有黎景熙以古學顯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鄚人少以孝行聞於世曾祖嶷魏
太武時以軍功賜爵容城縣男後爲燕郡守祖鎮父瓊
竝襲爵季明少好讀書性強記黙識而無應對之能其
從祖廣太武時尚書郎善古學常從吏部尚書清河崔
宏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
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又好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
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

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交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威
烈將軍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
季明從軍稍遷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
恃遂去之客於潁川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留
於内館月餘周文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
文字於東閣大統末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
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
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

遂十年不調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季明上封事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黎庶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羣生覲禮百神猶未豐洽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當邀斯旱春秋君舉必書動為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

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人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人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絶五行傳以爲先是發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人興役天輙應之以異典籍作誡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人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時則年登可覬子來非

晚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
極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不登人將無覬如又荐飢爲
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爲奢麗李明又上書曰臣聞寛
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髙厚者萬物
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
帝王者寛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揺東指天下識其
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㝢品物咸
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道

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蕘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
者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瘼同禹
湯之罪已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剋已節
用慕質去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
侈於豪富短褐未充於細人糟糠未厭於編户此則勸
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禮齊之以刑風俗
固難以一矣昔漢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
之産不造露臺後宫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

飾嘗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
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令承魏
氏衰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尊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
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
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人知德矣臣又聞
之爲政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
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爲政者貫魚以次
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才以授其官量能以

任其用官得其才任當其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人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廨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帝王所寶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冐奏陳特降中旨即遣修營荏苒一周未知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廨宇方立天和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又周文初屬天下分崩時學術之

士蓋寡故曲學末伎咸見引納至若冀儁趙文深之徒
雖才愧昔人而名著於世並見叙用
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沉謹善隸書特工模寫
初爲賀拔岳墨曹參軍岳被害周文引爲記室時周文
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儁僞爲魏帝敕書與費也頭令將
兵助周文討悅儁尋舊敕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
真無異周文大悅費也頭見敕不以爲疑遂遣兵受周
文節度大統初封長安縣男從征弘農戰於沙苑進爵

爲子累遷襄樂郡守尋徵還教明帝及宋獻公等隸書
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
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爲合禮遂啓周文釋奠蒼頡
及先聖先師除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湖州刺史
静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進爵爲昌樂侯卒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選以醫術仕魏爲尚藥
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後立義歸朝

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深與儁而已大統十二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文帝以隷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刋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及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牓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樓閣皆其迹也遷

縣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書景覆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爲工梁王蕭詧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等初成文深以題牓之功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居外任每須題牓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辛彦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補周渭州刺史彦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文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朝貴多出武

人修定儀注唯彦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
禪彦之與小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歷典祀太祝樂部御
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拜
小宗伯時帝立五皇后彦之切諫由是忤旨免官隋文
帝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開府歷國子
祭酒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帝嘗令彦之與
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
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

惟彦之所頁竝共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彦之所頁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恵政彦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内立浮圖二所竝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聞而不悦其年卒謚曰宣彦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竝行於世子孝舒仲龕竝早有令譽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
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
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
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
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
其聰明名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眘亦有儁才住青楊
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
楊蕭眘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仕爲太學博士宣帝

初立五后問儒者辛彦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
宜有五妾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
襄城縣男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
爵為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納言蘇威嘗言
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
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
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
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讀詩

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要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要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枉則人服舉枉錯直則人不服由此言之政之安危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於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

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
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
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
若選重官必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
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
心之所愛既以先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
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

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訪察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凱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為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傅說之能

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顛沛致蹙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其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如范威刻漏十載不成趙翊尺秤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

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令復轥轢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職先嘗隱武功故妥言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街之二年威定考文學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於是

與威有隙其後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角亂

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獶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

之内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黄鍾大吕弦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惟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晋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於黄帝作咸池

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頀武王作大武從夏以来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以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

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韶樂傳於秦漢高祖滅秦韶樂傳於漢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孝宣又采

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竝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以是大備江東宋齊已来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克定樂人悉反問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竝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

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録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别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别敕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歷數十年唯作大吕廢黄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黄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子蔚爲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

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爲講說教授之又爲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失帝下其議羣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幷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

疏二卷莊子義疏四卷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
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
於世于時學士之自江南來者蕭該包愷並知名
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荊州平與何
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
書甚為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
奉詔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
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

貴

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及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遠近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卒門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

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
辟命授小學下士隋文帝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
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
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後復爲太常博士未幾擢爲
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
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
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持其
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

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䟽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文帝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仁壽中卒官朝廷嗟惜焉賵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隋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竝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仕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竟坐誅孔籠張買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亡唯光獨存嘗因釋奠帝親幸國子學王公已下畢集光

升坐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皆
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辯非俊辯而禮義弘贍論者
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
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
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以疾卒于家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
沉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受詩於同
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

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宴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隋開皇中刺史趙煚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歷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

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歷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

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品卑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

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卒劉炫爲之請謚
朝廷不許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
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强記默
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
無所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召爲戶曹從
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隋開皇中奉
敕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

詔諸術者修天文律歷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
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
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
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
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
竝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
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歷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
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

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内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録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㢘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敕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秀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爲帳内每使執仗爲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為筮塗以自寄及秀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絶傍朞大夫降一等今之

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禄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

不納時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剋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稟皆發於炫弘嘗問炫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

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勘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

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敕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微美傳芳

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進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奄埋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之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捶撻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已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多違內省

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寠為父兄所饒厠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沉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恧實多啟手啟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

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

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事為

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

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騁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事

業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

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兹乎其深恨

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絶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

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城下堡

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好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宦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并所著文集並行於世時儒學之士又有褚暉顧彪魯世達張沖王孝籍並

知名

褚暉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暉辯博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疏一百卷

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行於世

魯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沖字叔玄吳郡人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畧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學博覽羣言遍習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不免輸稅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史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𤺊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

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慼況懷抱之内冰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脣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寛裕之懐咳唾足以活涸鱗吹嘘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德雖復山川綿逺鬼神在兹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跌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檝求魯將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没於深泉之底夫以

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賣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加以慈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闕山超遠囓臂為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傾對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未見久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

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已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慴耳目之明無首足之慼憚而不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

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託志於前脩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刋願少加怜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

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然遠惟漢魏碩學多清通逺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猶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見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禄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

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若劉焯德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竝時不我與餧棄溝壑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籍徒離騷其文尚何救也

北史卷八十二

北史卷八十二考證

沈重傳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梁閣本誤詔今改從周書

桑門進士○桑監本訛乘今改從周書

樊深傳負書從師於河西○河西周書作三河

天平二年○平周書作和

黎景熙傳河間鄚人○鄚當係鄭字之訛

趙文深傳父遐○遐周書作遐

辛彥之傳父靈補○補隋書作輔

何妥傳父細脚胡通商入蜀○隋書無脚字

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畏監本訛思今改從南本

魏文侯問子夏曰○問監本訛何今改正

馬光傳光與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買奴劉和仁等○

隋書仕作士買作黑

劉炫傳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有人監本訛人有今

改從周書

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于麟閣○緗監本訛紬今改從

周書

炫為賊所將過城下堡○城下監本作下城今改從隋

書

王孝籍傳倚閭之望朝夕傾對○傾對隋書作已勤

北史卷八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八十三至八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貢生臣李全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八十三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七十一

文苑

温子昇　荀濟　祖鴻勲　李廣

樊遜　荀士遜　王褒　庾信

顔之推弟之儀　虞世基　柳䛒

許善心　李文博　明克讓　劉臻

諸葛頴　王貞　虞綽　王胄

庾自直　潘徽　常德志　尹式　劉善經　祖君彦　孔德紹　劉斌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逖聽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素所紀靡得而云典謨已降遺風可述至於制禮作樂騰實飛聲善乎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藝監二代以正其源闕里之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

其末用能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之異漆園黍谷名法兵農之别雖雅誥奥義或未盡善考其遺跡亦賢達之流乎其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轗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沉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者往往而有矣漢自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揚爲之

傑東京之朝兹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為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桂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竝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源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斯為盛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若乃魯

徵杜廣徐光尹弼之儔知名於二趙宋該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於朔方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將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

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韻高遠豔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胷臆潤古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得既而陳郡袁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稍革其風及明皇御歷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于時陳郡袁翻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

丘李諧渤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騫彫琢瓊瑶刻削
杞梓竝為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温子昇竝
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於建安
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有齊自霸業
云啟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八紘以掩之鄴都之
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
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
杜輔玄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勲亦參

文士之列及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詔勑自李愔已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竝為中書侍郎典司綸綍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畫屏風勑通直郎蕭放及晉陵

王孝式録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録事參軍蕭慤趙州功曹參軍顔之推同入撰録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因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顒漸説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彫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遜陸乂太

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陸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閤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儦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勑放懿之推等同入撰例復命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楊訓前南兗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侍郎馬元熙并省三

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上温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後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騫前西兖州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旴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沖并省右户郎元行恭司徒户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顗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中

從事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疆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空中兵參軍周子深開府行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謇竝入館待詔又勑僕射殷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得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

褒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蘊亮蘊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梁荆之風扇於關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夫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之所起情發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曁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

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隋文

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為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暨乎即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竝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集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竝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

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
時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
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虞世
基河東柳䛒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
俱騁龍光竝驅雲路矣魏書序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
邢臧裴伯茂邢昕溫子昇為文苑傳今唯取子昇其餘
竝各附其家傳齊書叙祖鴻勲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
顔之推為文苑傳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

傳周書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顔之推竟從齊入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顔之儀既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崔儦王頍諸葛頴王貞孫萬壽虞綽王冑庾自直潘徽爲文學傳今檢崔儦王頍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柳䛒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文苑傳云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宋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魏家于濟陰

兗句因為其郡縣人焉父暉兖州左將軍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懃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覧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温生深恠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熈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

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
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彈文皆委焉以憂去任服
闋還為朝請後李神儁行荆州事引兼錄事參軍被徵
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奬退表不許曰昔伯
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踵彦雲前失
於是還員及廣陽王深以東北道行臺召為郎中黄門
郎徐紇受四方表啟答之敏速於深獨沉思曰彼有温
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疋

深軍敗子昇為葛榮所得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及孝莊即位以子昇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録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

懐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為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為隨我北度對曰主上以武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度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為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為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為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

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尒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内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字子昇顔色不變曰勑榮不視之尒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梁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傅摽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

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彦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引子昇為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為中書郎嘗詣梁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為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

乃餓諸晉陽獄食槃糯而死棄屍路隅没其家口太尉長史宋游道收葬之又為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静與物無競言有凖的不妄毁譽而内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閒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弟子盛州主簿有文才年二十餘卒

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磨墨作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濟又上

書譏佛法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于崔悛家及是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摧頹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齊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為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祖鴻勲涿郡范陽人也父愼仕魏歷鴈門咸陽二郡太守政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

謚惠侯鴻勲弱冠與同郡盧文符竝為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其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勲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勲何事從而識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後咸陽王徽奏鴻勲為司徒法曹參軍事及赴洛徽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勲曰今來赴職非為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齊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

之齊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羣書有才思少與趙郡李謇齊名為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侍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齊文宣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甞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

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率無私為士流所愛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嘗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七卷託魏收為之序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竝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好學其兄仲以造氈為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為人弟獨愛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懃事業毋馮氏謂

曰汝欲謹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
賢思齊四字以自勸遜貌醜陋有才氣屬本州淪陷寓
居鄴中為臨漳小吏縣令裴鑒莅官清苦致白雀等瑞
遜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為主簿仍薦之於右
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勃海封孝琰等為暹賔客人有
譏其靜默不能趨時者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
避世金馬遂借陸沉公子為主人擬客難制客誨以自
廣後崔暹大會客大司馬襄城王旭時亦在坐欲命府

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為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齊文襄崩暹為文宣徙於邊賓客咸散遜遂徙居陳留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録事參軍事遜仍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為三年已貢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别駕王聰抗辭爭議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非遠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三年春會

朝堂對策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遜為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焉尚書擢第以遜為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為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明為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于江南與蕭修侯瑱和解遜往還五日得修等報書岳因與修盟於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為清平勤

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寳洛州秀才傅懐德懐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勃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詔共刋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

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黄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所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于時魏收作庫狄干碑序令孝讓為之銘陸卬不知以為收合作也陸操伏渾卒楊愔使孝讓代已作書以告晉陽朝士令魏潤色之收不能改

一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吏定選員不過三百叅者二三千人楊愔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凡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三人並員外將軍孝謙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清河初為主書叅典詔策天統元年加員外郎居七八日行遇轜車嚬眉下淚指方相曰何日更相煩君一到數日而卒雇方相送葬仍前所遣者孝謙死後定州秀

才荀士遜繼為主書才名相亞茹瞻字孝博東安人南州舉秀才清朗剛直楊愔將用之曰今日之選不可無茹生卒於侍御史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為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州秀才迄齊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為主書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

歡笑累遷中書侍郎號為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亡年卒

王褒字子深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祖騫父規竝南史有傳褒識量淹通志懷沉静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歳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竝見重於時武帝嘉其才藝

遂以弟鄱陽王恢女妻之襲爵南昌縣侯歷位祕書丞
宣城王文學安城内史及侯景陷建鄴褒輯寧所部見
稱於時轉南平内史梁元帝嗣位褒有舊召拜吏部尚
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掌褒既名家文學優贍當時
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
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禽武陵王紀後以
建鄴凋殘時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政府臣僚皆楚
人也竝願即都郢鄢嘗召羣臣議之鎮軍將軍胡僧祐

吏部尚書宗懔大府卿黄羅漢御史中丞劉瑴等曰建鄴王氣已盡又荆南地又有天子氣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為然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竟不用及魏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栅破從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為悽切之辭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

劉㲄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褎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竝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褎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褎等亦竝荷恩眄忘覊旅焉周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即位篤好文學時褎與庾信才名最髙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褎賦詩談論恒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

中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政體既累世在江東為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讓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書焉尋出為宜州刺史卒於位子鼒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父肩吾竝南史有傳信

幼而俊邁聰敏絶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右衛率摛子陵及信竝為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文竝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還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

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臨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為政簡静吏人安之時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

信及襃竝惜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託焉唯王襃頗與信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有文集二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荊雍二州刺史子立嗣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祖見遠父協竝以義烈稱

世善周官左氏學俱南史有傳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王自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書史無不該洽辭情典麗甚為西府所稱湘東王以為其國右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湘東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推為中撫軍府外兵參軍掌管記遇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免景平還江陵時湘東即位以之推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

軍李穆重之送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文宣見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内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後從至天泉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勑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文宣乃曰且停由是遂寢後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録事參軍之推聰頴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

舍人帝時有取素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為勲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名得免尋除黄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顒進奔陳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納

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策然猶以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蓋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自為序

弟之儀字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

為詞賦嘗獻梁元帝荆州頌辭致雅贍帝手勑曰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為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武帝初建東宫盛選師傅以之儀為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宫尹封平陽縣男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

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幼沖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内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

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出為西疆郡守及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静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游不仕十年正月之儀例入朝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受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虞世基字懋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南史有傳世基幼恬静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累遷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為講武賦於坐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入隋為通直郎直内史省貧無産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為五言詩以見情文理悽切

世以為工作者無不吟詠未幾拜内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内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内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筯帝使謂曰方相委任宜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

御史大夫裴藴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廷決入閤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勑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後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為賞格親自撫循乃下詔停遼東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勲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荅云卿是書

生定猶恇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諂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尅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

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内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為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縁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氣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為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

恣意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携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頼為其聚歛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之弑逆也世基乃見害長子肅好學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為符璽郎次子柔晦竝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

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懐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基殺之

柳䛒字顧言河東人也世仕江南居襄陽祖惔南史有傳䛒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為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荆州以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為内史侍郎以無吏幹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頴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䛒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

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甞朝京還作歸藩賦命晉為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斆庾信體及見晉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為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重每召入卧内與之宴謔晉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荅如響性嗜酒言雜誹諧由是獮為太子所親狎以其好内典令撰法華玄宗為二十卷上之太子大悦賞賜優洽儕輩莫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後便命入問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

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比友朋常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為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詧帝每月下對飲酒輒令宮人置於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揚州卒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詧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亨竝南史有傳善心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

聞輒能記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為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也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貞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

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匹後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上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坐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上甚悦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且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坐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時祕藏圖

籍尚多淆亂善心效阮孝緒七録更制七林各總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録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黄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黄門竝如故四年留守京師帝崩于仁壽宫煬帝祕不發喪先易留宫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任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竝加品秩

授為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為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官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旨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為虛善心以為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

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者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共周羅睺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為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三等四年撰方物志奏

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
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言及文帝受命之符
因問鬼神之事敕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
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
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按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
資始辰象所以正時坤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
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黎人焉為之君長有貴賤矣
為其宗極保上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

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
玉龜符成之也一致革命刱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
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
來晦其文而顯其質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昴入
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辨方正位論時計功南北左右兼
四名之别檮杌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
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
襲五勝相沿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

何世無哉逮有梁之興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歷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為稱首屬陰戎入潁羯胡侵洛沸騰墋黷三季之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所巨厄廊廟有序翦成狐兎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

禍仁義存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常別論之在於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為五十卷梁書記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為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準無所盜帷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為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克荷

薪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顧緗素採訪門庭記録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强近虛室類原頽退屏無所交游棲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末學參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續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屬本邑淪覆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别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蕩盡今止有六卷獲存又竝缺落失次自入京邑以求

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録一卷為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人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別為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十年

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侍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南追叙前勲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弑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叔而低佪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議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

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氣命捉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遂害之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隋文帝知之敕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博陵人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疎謬即委之臧不道衡每得其語莫不忻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典校羣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絶而清操愈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

文博商略古今政教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出為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為司隸大夫遇之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奏為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出衢路玄齡謂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為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政源混亂雖日免

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諱皆如此類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内省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内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荅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為者又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嘉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悦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

也其循名責實録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政道集十卷大行於世開皇中又有魏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侻不持威儀好為俳諧雜説人多愛狎之所在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文帝聞其名召與語悦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用輒曰

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世仕江左祖僧紹父山賓並南史有傳克讓少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論語尤所研精龜策歷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修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覽筆輒成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梁位中書

侍郎梁滅歸長安引為麟趾殿學士周武帝即位為露
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歷累遷司調大夫賜爵
歷城縣伯隋文帝受禪位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
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時東宮盛
徵天下才學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
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以疾去官加通直
散騎常侍卒上甚惜之二宮贈賻甚厚所著孝經義疏
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

十卷子餘慶位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為國子祭酒充讓叔少遐博涉羣書有詞藻仕梁位都官尚書入齊甚為名流王元景陽休之等所禮皇建中拜中庶子卒贈中書令揚州司馬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南史有傳臻年十八舉秀才為邵陵王東閤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平歸魏為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為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為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

子歴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隋文帝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熲之伐陳也以臻隨軍主文翰進爵為伯皇太子勇引為學士甚親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惚怳躭經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

邪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乃悟叱從者

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啗蜆以音同父諱呼為

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開

皇十八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

諸葛潁字漢丹陽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

陽太守潁年十八能屬文起家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

侯景之亂奔齊歷學士太子舍人周氏平齊不得調杜

門不出者十餘年習易圖緯蒼雅莊老頗得其要清辯

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為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為太子除藥藏郎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卧内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頻因閒隙多所譖毁是以時人謂之治葛後録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嘗賜頻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録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從駕北廵卒於道頻性褊急與柳䛒每相忿鬩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

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録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事產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及至以客禮待之索其文

集貞上三十三卷為啓陳謝齊王覽集甚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終於家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美之仕陳為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為學士大業初轉為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

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為校書郎以藩邸左右授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眄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頻見大鳥異之詔綽為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頴以學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頴頴曰虞綽麄踈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其貴踞

虛已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絶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内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其妓妾竝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羇旅薄游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于邊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信

安令天水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之竟為吏所執坐斬江都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為令誅翦羣盜甚得人和與綽俱為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脱長者乃為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人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不然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父祥竝南史有傳胄少有逸才仕陳歴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為博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嘗自東宮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為五言詩詔羣官詩成者奏之帝覽胄詩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髙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

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冑性疎率不倫自恃才伐鬱鬱於官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頴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徙邊冑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凡脊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冑俱為學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

卒於官

庾自直潁川人父持南史有傳少好學沉靜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為帝所愛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與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

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字伯彦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竝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中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餞送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啓而不奏澹曰曲禮云主敬客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

經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别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説此可復並謂極高極尊乎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

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為州博士秦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其名曰述恩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又遣撰集字書名為韻纂徽為之序俊薨晉王廣復引為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為序煬帝嗣位徽與著作郎陸從典太

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
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重之數相往來及玄感
敗凡所交關多羅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為帝所不悦有
司希旨出徽為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
頭發病而卒隋時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彦孔德
紹劉斌並有才名事多遺逸
常得志京兆人隋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第為五言詩
辭理悲壯甚為時人所重復為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河間人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漢王沮兵式自殺
其族人正卿彦卿亦俱有儁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河間人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
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孔德紹會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城縣丞竇建德署爲中
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祖君彦見其父珽傳
劉斌南陽人祖之遴南史有傳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

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為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為劉黒闥中書侍郎與黒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論曰古人之所貴名不朽者葢重言之尚存王褒庾信顔之推虞世基柳䛒許善心明克讓劉臻王貞虞綽王胄等竝極南土譽望又加之以才名其為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蛇可握天網俱頓竝編緗素咸貫辭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外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

不務乎

北史卷八十三

北史卷八十三考證

文苑傳敘宋該封奕朱彤梁讜之屬○奕監本訛弈今改從南本

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元元當係元康之訛今各本俱同仍之

通直散騎常侍楊訓○齊書楊作王又下文李師上作李師正魏謇作魏騫封孝謇作封孝騫

祖鴻勲傳臨淮舉鄉竟不相謝恐非所宜○恐監本訛

不今改從閣本
樊遜傳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遜監本誤遊今改從南本
大司馬襄城王旭○城監本訛成今改從齊書
王褒傳宣城王文學安城內史○宣城周書作宣成考列傳宣成王名大器簡文帝子也又安城內史作安成郡守
褒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狀○燕歌下周書有行

字又狀監本訛言今從周書改正

庾信傳父子東宮出入禁闥○周書東宮上有在字

顏之推傳父協○協齊書作勰

後從至天泉池○天監本訛大今從南本改正又齊書

無泉字

虞世基傳字懋世○懋隋書作茂

日旦百紙無所遺繆○旦隋書作且

許善心傳先易留宮人出除巖州刺史○留字下隋書

有守字蓋承上文善心留守京師而言也
三季之所未聞○此與下文一元之所巨厄句隋書本
無兩所字
權幸傳一卷○幸監本作宰今從隋書及南本
李文博傳相送出衢路○出隋書作於
劉臻傳臻驚曰汝亦來耶○驚監本訛警今改從隋書
虞綽傳陳左衛將軍傅縡○傅監本訛傳今改從隋書
王胄傳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從監本訛徙今改

從隋書
潘嶶傳令嶶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行一驛而四字監本作闕三字南本作一行賦三字皆訛也今從
隋書增入
常得志傳過故第為五言詩○第隋書作宮監本誤弟
今改從南本

北史卷八十三考證